

主编 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三十七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

甫遇统率大军赶赴定州。易州刺史安审约禀奏，二月三日夜，派士兵攻入敌人军营杀死了敌人一千多。当天，让符彦卿做北面行营马步左右厢都排阵使，让皇甫遇做北面行营马步军左厢排阵使，让王周作马步军右厢排阵使。丁未日，在戚城打猎，还到景延广、安审信的军中。庚戌日，王师攻打泰州，刺史晋庭谦弃城而投降。易州禀告，郎山寨将孙方简攻克契丹千多人，杀蕃将诸里相公，俘获他的妻子来晋献。甲寅日，杜威禀奏，收复了满城，俘获契丹首领没刺相公，和蕃汉士兵二千人。让前户部尚书李恠做兵部尚书。大军从遂城退到满城。当时敌将赵延寿部下来投降，说：“契丹主昨天到古北口、幽州，汉族军队来势凶猛，退却至泰州，立即向各部下令，命所带器械、粮草等放入塞内，骑兵退回。戎王率领五万多骑兵，来势凶猛，明天前锋一定到了，请做好准备。”杜威、李守贞商量说：“我军军粮运输断绝，深入敌人边境，而又遇上大敌，这是走灭亡之道。不如撤退到泰州，观察他们的兵力强弱而再防御他们。”军士都认为应如此。当天，撤回到满城。丁巳日，到达泰州。戊午日，契丹的先锋军已经到了。己未日，大军从泰州出发向南，契丹跟随大军之后。当天，到达了阳城。庚申日，众多敌人骑兵聚集而来，我步军排方阵来抵御他们，选拔优秀骑兵袭击敌人，战了二十多个回合，向南行走十多里路，敌人气势稍微减退，横渡白沟而去。辛酉日，杜威召集各位将领商议说：“戎首亲自来作战，的确强大，若不拼命死战，我们怎么能乞求不灭亡的命运？”各位将领也认为如此。当天，敌人的骑兵围绕官军，机隔几里远。明天，我军列队向前行走，蕃汉相遇，呼杀声震天动地，才走十多里，军中人马饥饿疲乏。癸亥日，大军到白团卫村安营扎寨，人马都饥渴难忍，在营中挖井，汲水总是不好，兵士取绞泥汁而喝，敌人围绕着，慢慢地扎下营寨。当天，东北风刮地猛烈，尘土飞扬树木刮断，契丹主坐在军车中对士兵说：“汉军全来了，只不过如此，今天，全可以活捉，然后平定天下。”下令下马拿起弓箭，飞箭如雨点样聚集而来。军中士兵大声呼喊说：“招讨使为什么不发军，而让士兵都死了！”各将领都请求攻打敌人，杜威说：“等待风势稍微减慢了，观察他们进攻还是撤退。”李守贞说：“这风势对我们有益，敌众我少，黑风当中，不知道有多少士兵，假如等待风停止时，我们与噍类（动物）没有不同。”立即大喊各军齐心协力共同与敌

作战，张彦恁、符彦卿、皇甫遇等率领骑兵奋力拼杀，风势更加猛烈，沙子尘土飞扬如同黑夜，敌人终于被打败。当时，步兵、骑兵一齐进攻，追赶敌人二十多里，到达阳城东面，敌军几乎不成行列，我们的骑兵又追击他们，才横渡黄河而逃之夭夭。李守贞说：“今天非常危急，幸亏各位奋力拼命作战，我们才大获全胜。两天来，人马饥渴疲惫不堪，今天喝水之后，脚步沉重行走更加艰辛，应立即收军回定州，保全兵士而归，这是上策。”于是诸位将领整队回去。当时，契丹主坐在军车里，急忙溃败而逃跑，车走十多里，追兵火急，得到一匹骆驼，骑上而逃跑了。乙丑日，杜威等大军从定州凯旋而归进入恒州。

夏季四月丙子日，因为皇帝将要回京都，差官到西京告知天地宗庙的土地神和谷神。辛巳日，皇帝到达澶州。甲申日，到达京都，暗地赦免了京师关禁的囚犯。己亥日，诏令邺都仍旧做天雄军。庚寅日，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加封北平王；恒州节度使杜威加封守太傅；徐州赵在礼转移到袁州镇守；宋州节度使兼做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高行周迁移到郢州镇守，侍卫不变；邺都留守马全节改为天雄军节度使；袁州节度使兼侍卫都虞候李守贞转移到宋州镇守，加封检校太师兼做侍卫亲军副指挥使；河中节度使安审琦加封兼做侍中，转移到许州镇守；许州节度使符彦卿加封同平章事，转移到徐州镇守；滑州节度使皇甫遇加封同平章事。壬辰日，西京留守景延广加封邑封，改为功臣；泰州节度使侯益转移到河中镇守；定州节度使王周加封检校太师。



桑维翰传

——《旧五代史》卷八十九

【原文】

桑维翰，字国侨，洛阳人也。父拱，事河南尹张全义为客将。维翰身短面广，殆非常人，既壮，每对鉴自叹曰：“七尺之身，安如一尺之面！”由是慨然有公辅之望。性明惠，善词赋。

唐同光中，登进士第。《洛阳缙绅旧闻记》：“桑魏公父拱为河南府客将。桑魏公将应举，父乘间告齐王张全义曰：‘某男粗有文性，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，俟王旨。’齐王曰：‘有男应举好，可令秀才将卷轴来。’魏公之父趋下再拜，即归，令子侵早投书启，献文字数轴。王请见，魏公父教之趋阶。王曰：‘不可，既应举，便是贡士，可归客司。’谓魏公父曰：‘他道路不同，莫管他。’终以客礼见。王一见奇之，礼遇颇厚。是年，王力言于当时儒臣，由是上擢上第。”高祖领河阳，辟为掌书记，历数镇皆从，及建义太原，首预其谋。复遣为书求援于契丹，果应之，俄以赵德钧发使聘契丹，高祖惧其改谋，命维翰诣幕帐，述其始终利害之义，其约乃定。制授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，知枢密院事，寻改中书侍郎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充枢密院使。高祖幸夷门，范延光据邺叛，张从宾复自河、洛举兵向阙，人心恟恟。时有人候于维翰者，维翰从容谈论，怡怡如也，时皆服其度量。

及杨光远平邺，朝廷虑兵骄难制，维翰请速散其众，寻移光远镇洛

阳，光远由是快快，上疏论维翰去公徇私，除改不当，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，与民争利。高祖方姑息外将，事不获已，因授维翰检校司空、兼侍中，出为相州节度使，时天福四年七月也。先是，相州管内所获盗贼，皆籍没其财产，云是河朔旧例。及维翰作镇，以律无明文，具事以奏之。诏曰：“桑维翰佐命功全，临戎寄重，举一方之往事，合四海之通规，况贼盗之徒，律令具载。比为抚万姓而安万国，岂忍罪一夫而破一家，闻将相之善言，成国家之美事，既资王道，实契人心。今后凡有贼人准格律定罪，不得没纳家货，天下诸州皆准此处分。”自是劫贼之家，皆免籍没，维翰之力也。岁余，移镇兖州。

时吐浑都督白承福为契丹所迫，举众内附，高祖方通好于契丹，拒而不纳。镇州节度使安重荣患契丹之强，欲谋攻袭，戎师往返路出于真定者，皆潜害之，密与吐浑深相结，至是纳焉，而致于朝。既而安重荣抗表请讨契丹，且言吐浑之请。是时安重荣握强兵，据重镇，恃其骁勇，有飞扬跋扈之志。晋祖览表，犹豫未决。维翰知重荣已畜奸谋，且惧朝廷违其意，乃密上疏曰：

窃以防未萌之祸乱，立不拔之基扃，上系圣谋，动符天意，非臣浅陋，所可窥图。然臣逢世休明，致位通显，无功报国，省己愧心，其或事系安危，理关家国，苟犹缄默，实负君亲，是以区区之心，不能自己。

近者，相次得进奏院状报：吐浑首领白承福已下举众内附，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上表请讨契丹。臣方遥隔朝阙，未测端倪。窃思陛下顷在并、汾，初罹屯难，师少粮匱，援绝计穷，势若缀旒，困同悬磬。契丹控弦玉塞，跃马龙城，直度阴山，径绝大漠，万里赴难，一战夷凶，救陛下累卵之危，成陛下覆盂之业。皇朝受命，于此六年，彼此通欢，亭障无事。虽卑辞降节，屈万乘之尊；而庇国息民，实数世之利。今者，安重荣表契丹之罪，方恃勇以请行；白承福畏契丹之强，将假手以报怨。恐非远虑，有感圣聪。

方今契丹未可与争者，有其七焉；契丹数年来最强盛，侵伐邻国，吞灭诸蕃，救援河东，功成师克，山后之名藩大郡，尽入封疆；中华之精甲利兵，悉归庐帐。即今土地广而人民众，戎器备而战马多。此未可与争一也。契丹自告捷之后，锋锐气雄；南军因败衄已来，心沮胆怯。况今秋夏虽稔，而帑廩无余；黎庶虽安，而贫弊益甚；戈甲虽备，而锻砺



未精；士马虽多，而训练未至。此未可与争者二也。契丹与国家，恩义非轻，信誓甚笃，虽多求取，未至侵袭，岂可先发衅端，自为戎首。纵使因北大克，则后患仍存，其或偶失沈机，则追悔何及。兵者凶器也，战者危事也，苟议轻举，安得万全。此未可与争者三也。王者用兵，观衅而动。是以汉宣帝得志于匈奴，因单于之争立；唐太宗立功于突厥，由颉利之不道。方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，有战伐之机，部族辑睦，蕃国畏伏，土地无灾，孳畜繁庶，蕃汉杂用，国无衅隙。此未可与争者四也。引弓之民，迁徙鸟举，行逐水草，军无馈运，居无毡幕，往无营栅，便苦涩，任劳役，不畏风霜，不顾饥渴，皆华人之所不能。此未可与争者五也。戎人皆骑士，利在坦途；中国用徒兵，喜于隘险。赵魏之北，燕蓟之南，千里之间，地平如砥，步骑之便，较然可知。国家若与契丹相持，则必屯兵边上。少则惧强敌之众，固须坚壁以自全；多则患飞挽之劳，必须逐寇而速返。我归而彼至，我出而彼回，则禁卫之骁雄，疲于奔命，镇、定之封境，略无遗民。此未可与争者六也。议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亿，谓之耗蠹，有所卑逊，谓之屈辱，微臣所见，则曰不然。且以汉祖英雄，犹输货于冒顿；神尧武略，尚称臣于可汗。此谓达于权变，善于屈伸，所损者微，所利者大。必若因兹交构，遂成衅隙，自此则岁岁徵发，日日转输，困天下之生灵，空国家之府藏，此谓耗蠹，不亦甚乎！兵戈既起，将帅擅权，武吏功臣，过求姑息，边藩远郡，得以骄矜，外刚内柔，上凌下僭，此为屈辱，又非多乎！此未可与争者七也。

愿陛下思社稷之大计，采将相之善谋，勿听樊哙之空言，宜纳娄敬之逆耳。然后训抚士卒，养育黔黎，积谷聚人，劝农习战，以俟国有九年之积，兵有十倍之强，主无内忧，民有余力，便可以观彼之变，待彼之衰，用己之长，攻彼之短，举无不克，动必成功。此计之上者也，惟陛下熟思之。

臣又以邺都襟带山河，表里形胜，原田沃衍，户赋殷繁，乃河朔之名藩，实国家之巨屏。即今主帅赴阙，军府无人，臣窃思慢藏海盗之言，恐非勇夫重闭之意，愿回深虑，免起奸谋。欲希陛下暂整和銮，略谋巡幸。虽栉风沐雨，上劳于圣躬；而杜渐防微，实资于睿略。省方展义，今也其时。臣受主恩深，忧国情切，智小谋大，理浅词繁，俯伏惟惧于僭踰，裨补或希于万一，谨冒死以闻。

疏奏，留中不出。高祖召使人于内寝，传密旨于维翰曰：“朕比以北面事之，烦懣不快，今省所奏，释然如醒，朕计已决，卿可无忧。”

七年夏，高祖驾在邺都，维翰自镇来朝，改授晋昌军节度使。少帝嗣位，徵拜侍中，监修国史，频上言请与契丹和，为上将景延广所否。明年，杨光远构契丹，有澶渊之役，凡制敌下令，皆出于延广，维翰与诸相无所与之。及契丹退，维翰使亲党受宠于少帝者，密致自荐，曰：“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，非维翰不可。”少帝乃出延广守洛，以维翰守中书令，再为枢密使、弘文馆大学士，继封魏国公。事无巨细，一以委之，数月之间，百度浸理。然权位既重，而四方赂遗，咸凑其门，故仍岁之间，积货钜万，由是浇竞辈得以兴谤。未几，内客省使李彦韬、端明殿学士冯玉皆以亲旧用事，与维翰不协，间言稍入，维翰渐见疏忌，将加黜退，赖宰相刘煦、李崧奏云：“维翰元勋，且无显过，不宜轻有进退。”少帝乃止。寻以冯玉为枢密使，以分维翰之权。

后因少帝微有犹豫，维翰曾密遣中使达意于太后，请为皇弟重睿择师傅以教道之，少帝以此疑其有他。俄而冯玉作相，与维翰同在中书，会舍人卢价秩满，玉乃下笔除价为工部侍郎，维翰曰：“词臣除此官稍慢，恐外有所议。”因不署名，属维翰休假，玉竟除之，自此维翰与玉尤不相协。俄因少帝以重睿择师傅言于玉，玉遂以词激帝，帝寻出维翰为开封府尹，维翰称足疾，罕预朝谒，不接宾客。

是岁，秋霖经月不歇。一日，维翰出府门由西街入内，至国子门，马忽惊逸，御者不能制，维翰落水，久而方苏。或言私邸亦多怪异，亲党咸忧之。及戎王至中渡桥，维翰以国家安危系在朝夕，乃诣执政异其议，又求见帝，复不得对。维翰退而谓所亲曰：“若以社稷之灵，天命未改，非所能知也，若以人事言之，晋氏将不血食矣。”

开运三年十二月十日，王师既降契丹，十六日，张彦泽以前锋骑军陷都城，戎王遣使遗太后书云：“可先使桑维翰、景延广远来相接，甚是好。”是日凌晨，都下军乱，宫中火发。维翰时在府署，左右劝使逃避，维翰曰：“吾国家大臣，何所逃乎？”即坐以俟命。时少帝已受戎王抚慰之命，乃谋自全之计，因思维翰在相时，累贡谋划，请与契丹和，虑戎王到京穷究其事，则显彰已过，故欲杀维翰以灭其口，因令图之。张彦泽既受少帝密旨，复利维翰家财，乃称少帝命召维翰。维翰束带乘



马，行及天街，与李崧相遇，交谈之次，有军吏于马前揖维翰赴侍卫司，维翰知其不可，顾谓崧曰：“侍中当国，今日国亡，翻令维翰死之，何也？”崧甚有愧色。是日，彦泽遣兵守之，十八日夜，为彦泽所害，时年四十九。即以衣带加颈，报戎王云，维翰自经而死。戎王报曰：“我本无心害维翰，维翰不合自刭。”戎王至阙，使人验其状，令殡于私第，厚抚其家，所有田园邸第，并令赐之。及汉高祖登极，诏赠尚书令。

维翰少时所居，恒有魑魅，家人咸畏之，维翰往往被窃其衣，撮其巾栉，而未尝改容。当两朝秉政，出上将杨光远、景延广俱为洛州守，又尝一制除节将十五人，各领军职，无不屈而服之。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，在兖、海擒豪贼过千人，亦寇恂、尹翁归之流也。

开运中，朝廷以长子坦为屯田员外郎，次子埙为秘书郎。维翰谓同列曰：“汉代三公之子为郎，废已久矣，近或行之，甚宣外议。”乃抗表固让不受，寻改坦为大理司直，埙为秘书省正字，议者美之。

初，高祖在位时，诏废翰林学士院，由是并内外制皆归阁下，命舍人直内廷，数年之间，尤重其选。及维翰再居宥密，不信宿，奏复置学士院，凡署职者，皆其亲旧。时议者以维翰相业素高，公望所属，虽除授或党，亦弗之咎也。

【译文】

桑维翰，字国侨，河南洛阳人。他的父亲叫桑拱，事俸河南尹张全义，做他的客将。桑维翰长得五短身材，但脸面很大，大概不是寻常之人。壮年后，每次对镜自叹：“七尺的身材，怎像一尺长的脸面。”于是感叹自己有辅佐公侯的面相。生性聪明颖慧，擅长弄词作赋。

唐同光年间，中进士。《洛阳缙绅旧闻记》记载：“桑魏公父亲桑拱做河南尹的客将。桑维翰将去应试，他父亲趁机私下求告齐王张全义说：‘我的儿子粗通文墨，现在和其他应举的同年一起应举，等候您的旨意。’齐王说：‘你有儿子前来应举很好，可让秀才把他的文章拿来看。’魏公（桑维翰）的父亲快步下堂，两次下拜。就回去让儿子一大早就写文章，写好文字数轴。齐王要接见他，桑维翰的父亲教他趋步上台阶行跪之礼。齐王说：‘不行，既来应举就是贡士，应归属客司。’对他父亲说：‘他的道路不同，不要管他。’最终齐王用接待客人的礼遇接

见他。齐王一见,认为他是奇才,礼遇更加厚重。这一年,齐王极力说服当时的儒臣,于是桑维翰金榜高中。”高祖占据河阳,召桑维翰为掌书记。桑维翰为高祖谋划策略,数镇一直到建义太原都服从。高祖又派他写信向契丹求援。契丹果然应允,不久又让赵德钧派使者去请契丹,高祖怕他们改变主意,就让桑维翰到契丹的幕帐,叙述前后利害大义,就确定下了协议。按制,桑维翰被授予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,掌管枢密院事务,不久,改任中书侍郎平章事,集贤殿大学士,任枢密院使。高祖到夷门去,范廷光占据邺城反叛,张双宾又从河、洛一带举兵向朝廷进攻,当时人心惶惶。当时有人观察桑维翰,桑维翰从容谈天说地,怡然自得,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度量。

等到杨光远扫平了邺城,朝廷担心骄兵难以统制,桑维翰请求立即遣散他的军队,不久将杨光远调去镇守洛阳。杨光远因此很不高兴,就上书指责桑维翰损公徇私,调配官员失当。就又在两都营造官邸,与民争利。高祖只好姑息外将,事不由己,就任命桑维翰为检校司空兼侍中,调出做相州节度使,当时是天福四年七月。此前相州辖区内只要捕获盗贼,就都将其财产没收。称这是相州旧的体制。等桑维翰去任职,察明法律上无明文规定,就把此事详细地奏明朝廷。皇上下诏说:“桑维翰辅佐朝廷功绩巨大,能够发现重大问题,所举报的相州旧制问题,提的意见符合天下的共同道理,况且如何处理盗贼,法律上都有记载。和国家安抚百姓稳定国家相比,怎能忍心因治罪一人而破坏一个家庭。朝廷听了将相的善言,认为这成全了国家的好事,既帮助了国家的统治之道,实际上又合民心。今后凡是捕获贼寇按律定罪,不得没收其家财,天下各州都要按此办理。”从此,盗贼的家庭,都免于没收家财,这是桑维翰的功劳。一年多后,桑维翰镇守袁州。

当时吐浑都督白承福被契丹逼迫,率众投奔。高祖正同契丹互通友好,拒不接收。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害怕契丹强盛,想谋划进攻袭击,军队往返经过真定,都暗暗地攻击契丹,秘密地同吐浑亲密结交,于是接纳了他们,并把他们带到朝廷。不久安重荣上表请求讨伐契丹,就说是吐浑的邀请。这时安重荣手握重兵,占据重镇,依恃他骁勇善战,有飞扬跋扈的表现,晋高祖看了奏表,犹豫不决,桑维翰知道安重荣已经心存奸计,可又怕朝廷不理解他的意思,就密奏道:



我认为要防患于未然，建立牢固的政权基础。皇上要明谋善断，行为符合天意，这并不是浅陋的微臣所可窥视的。然而我欣逢盛事，能够身居显位，无有功劳报效国家，反省自己有愧于心，其中有些事关系到时局的安危，道理关系国家，如果我仍旧保持缄默，确实辜负国臣，因此以拳拳之心，不能不说。

最近，相继得到进奏院的文状报告：吐浑首领白承福带下属投降，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上表请求讨伐契丹。我远离朝廷，没有察觉事情的发生经过。我想您不久前在并、汾两地，遭遇危难，兵少粮绝，援军不至，无计可施，情势危急。契丹人出兵玉塞，跃过龙城，度过阴山，横穿沙漠，万里救难，奋战贼寇，把陛下从危难之下救出，使您成就事业。在朝廷受命，到现在六年，彼此交好，平安无事。虽然尊恭谦让，屈尊贵体，但保国安民，确实是几代受益的事啊！现在安重荣上表述说契丹的罪状，依靠勇武而请求行动，白承福害怕契丹强盛，想借我们的手去报仇，恐怕这不是长远的谋略，有人迷惑圣上。

现在不能和契丹争雄，理由有七点；契丹多年最强盛，侵略讨伐邻国，吞并灭亡诸藩王，救援河东，功名显赫，军队无往不胜，阴山后一些大的藩群，都被并入它的疆域。中华的精甲利兵，都归属于它的帐下。现今它的土地广大，人民众多，兵器充足，战马很多。这是不能与之争雄的理由之一。契丹自大胜以后，士气旺盛，南军自从失败以来，士气低沉。况且今年秋夏庄稼虽然丰收，但国库空虚，百姓虽然安定，但更为贫困；武器虽然齐备，但锻造不精锐，士兵马匹虽然多，但训练不精。这是不能与之争雄的理由之二。契丹与我国，恩义深重，信誓真诚，虽然大多索取，但没有侵犯过，怎能先挑起事端，做为祸首。即使攻击取胜，可后患仍存，如果偶尔失败，那么后悔莫及。兵是凶器，战争是危险的事，轻举妄动，怎能保险。这是不能与之争雄的原因之三。王者用兵要视形势而动，因此汉宣帝能在攻打匈奴中如愿，是因为单于争位。唐太宗在攻打突厥中立功是因颉利失道。现在契丹主怀有雄武的气量，有战争征伐的良机，部族间团结和睦，藩邦畏惧臣服，土地没有凶灾，六畜兴旺，蕃、汉都加以重用，国家稳固，这是不能与之争雄的理由的第四点。他们都是善使弓箭之人，如鸟一样迁徙，沿有水草行进，军队中没有给养运输，居住没有房帐，驻扎没有营盘栅栏，能忍苦

耐劳，不怕风霜，不顾饥渴，这都是中华之人所不能比的，这是不可与之争雄的原因之一，契丹都是骑兵，利于坦途作战，中国都是步兵，利于凭险隘作战。赵魏之北，燕蓟之南，千里之间，地势平坦，步兵骑兵谁更有利，比较一下就可知晓。我国如同契丹对峙，就必须在边境屯兵。军队少就害敌强势众，必须坚固堡垒才能保全自己。军队多就有速战劳顿，一定追击贼寇迅速返回。我回来他们追到，我出击他逃回，那么禁军骁勇善战也只能疲于奔命。镇定二地封锁边境，必迁走百姓。这是不能与之争雄理由之六。议论的人认为您供给契丹资物，说是耗费，有失脸面，是屈辱，依我所见，却说不是如此。况且凭汉祖英雄气概，仍然向冒顿运送财物，神尧勇武大略，还向可汗称臣，此是通达权变，善于变化，所损失的少，所获利多。如一定因此交兵，必然结怨，从此年年征战，日日劳顿，使天下人民涂炭，国家财富穷尽，这种耗费不更严重吗？战争爆发，将帅专权，武将功臣，过分追求特权，边远郡蕃，骄横矜傲，外强中干，上压下欺，这种屈辱，还不多吗？这是不可与之争雄原由之七。

希望陛下思虑国家大计，采纳将相的良谋不要听樊哙一样的空言，应该采纳娄敬那样的逆耳忠言。然后教育抚恤士卒，养育百姓，积累粮食聚集人民，劝诫农耕，训兵练战，来等待国家有九年的蓄积，军队有十倍于敌的强盛，皇上没有内忧，百姓有剩余之力，便可以观察对方的变化，等对方衰弱，利用自己的特长，攻击敌人的短处，行动不可能不成功。这是上策，希望陛下深思熟虑。

我又觉得邺都以山河为襟带，内外地形占有优势，田地肥沃，赋税充足，是河朔的名镇，这确是国家的巨大依靠。如果现在主帅离位，军府无人，我私下认为收藏财物不谨慎就会招致盗贼的话，恐怕不是勇夫闭塞圣听之意，希望反复考虑，以免阴谋产生。恳求陛下整理玺驾，谋划巡幸各地，虽然栉风沐雨，辛苦劳顿，但是防微杜渐，确实有助于您的宏谋大略。巡游四方，告谕大义，现在正是时候。我蒙受主上恩泽很深，忧国之情心切，才智短浅但想谋划大事，理浅词繁，屈身伏地，诚惶诚恐，或许有万一的可取之处，愿冒死说给圣上。

疏已上奏，皇上留在中宫没有下发。高祖把人召到内宫，让他把密旨传给桑维翰说：“我每次想到向北事俸契丹，心中烦懣不痛快，现



在看到奏疏，心里豁然开释，我已决计策，你可以不用担心。”

高祖七年夏天，高祖在邺都驾崩，桑维翰从相州回到朝廷，改任晋昌军节度使。少帝继位，改任侍中，监修国史，多次上奏要和契丹言和，被上将景延广否决。第二年，杨光军同契丹交战，爆发澶渊之役，凡是攻击敌人的命令都出自延广之手，桑维翰和诸大臣不能参与。等契丹撤退，桑维翰派受宠于少帝的亲党，秘密地推荐自己，说：“陛下想制服契丹来安定天下，非桑维翰不可。”少帝就调出景延广让他守洛阳，让桑维翰做中书令，又做枢密使，弘文馆大学士，又封魏国公。事无巨细，一切都委托于他，几个月之间，诸事尽揽。然而权重位尊，各地的贿赂，都聚集家门，所以几年之间，积财数万，于是浇竞等得以发起诽谤。不久内客省使李彦韬，端明殿学士冯玉都凭关系被任用，他们同桑维翰不协调，密进谄言，桑维翰慢慢地被疏远疑忌，圣上将罢免他，多亏宰相刘煦、李崧奏道：“桑维翰是国家元勋，并且没有明显的过失，不应轻易地任免。”少帝才收回成命，不久让冯玉做枢密使，来削弱桑维翰的权力。

后来乘少帝稍有不适之机，桑维翰竟密派中使向太后表达意见，请求为皇弟重睿挑选师傅，来教给他道理。少帝因此怀疑他有别的想法。不久冯玉做宰相，和桑维翰一起在中书办公。正好舍人卢阶官职到期，冯玉就挥笔任命卢阶为工部侍郎，桑维翰说：“告诉他们先缓授此官，恐怕外人有所议论。”于是没有签署任命。遇上桑维翰休假，冯玉竟擅自任命了卢阶，从此桑维翰和冯玉关系十分不协调。不久，冯玉趁少帝向他讲述重睿挑选师傅的事的机会，冯玉用话激怒少帝，少帝不久下令调出维翰让他做开封府尹，桑维翰假称脚病，很少到朝拜见，也不接见客人。

这一年，秋雨连月不停。一天桑维翰出府门从西街回府，到了国子门，马忽然惊吓狂奔，驾车的人不能控制，桑维翰落在水中，很久才苏醒，有人说他的私宅多有怪异，亲戚朋友都很担忧。等戎王到中渡桥，桑维翰认为国家危在旦夕，就发表议论不同意执政者的决策，又要求见皇帝，又不被接见，回府对亲近的人说：“如果凭社稷的神灵，天命不改变，不能知道晋氏结局；如果从人做事的角度说，晋氏将离灭亡不久了。”

开运三年十二月十日，军队投降了契丹，十六日，张彦泽派前锋骑

兵攻占都城，戎王派使者给太后送信说：“可先让桑维翰、景延广远远地来接迎，是最好不过了。”这天凌晨，京都军队骚乱，宫中着起大火。桑维翰当时住在官府，手下人劝他逃避，桑维翰说：“我是国家大臣，怎能逃呢？”就坐着待命。当时少帝已经接受戎王抚慰的命令，就谋求自全之计，考虑到维翰在位时，多次上书谋划，请求和契丹求和，想到戎王到京一定追究这些事，那么就会暴露我的罪过，所以要杀维翰灭口，就让人谋划此事。张彦泽就领受少帝密令，又图贪维翰的家产，就称少帝下令召见维翰。维翰整衣乘马，行到天街，和李崧相遇，正交谈的时候，有军吏到马前让维翰到侍卫司，维翰知道事情不好，回头对李崧说：“侍中主理国政，今天国家灭亡，反而让我为此而死，为什么？”李崧羞愧难当。这天，张彦泽派兵看守，十八日夜被张彦泽所杀，当年四十九岁。他死后张彦泽派人将衣带勒在他脖子上，报告给戎王说：“维翰上吊死了”，戎王回答说：“我本来无心害维翰，维翰不应自杀。”戎王来到宫廷，派人验尸；下令在私宅出殡发葬，重重地抚恤他家人，所有的田园宅第，下令一起赐给他，等汉高祖登基，下诏追赠他为尚书令。

桑维翰年少时住的地方，常有鬼神出没，家里人都害怕，维翰常常被偷走衣物，摘走头巾，发梳，但他从不变色。在两朝当政，调出上将杨光远、景延广一起做洛州太守，又曾制定一个制度任命节度使将领十五人，都领受军职，没有不屈身服从的。治理安阳，废除有害于百姓的弊端二十多件，在衮、海二地捉拿强贼超过上千人，也有让盗贼恂、尹翁归顺的事。

开运年，朝廷让他的长子桑坦做屯田员外郎，次子桑垧做秘书郎。桑维翰对自己的同朝官员说：“汉代三公之子做员外郎的制度，已经废除很久了，近来如果施行，恐怕宣扬出去让外头议论”，于是拒绝任命，坚决推让不接受，不久改命桑坦做大理司直，桑垧做秘书省正字，议论的人称颂他。

当初，高祖在位时，下诏废除翰林学士院，于是内外制度都归阁下，命令舍人掌管内廷，几年之间，十分重视被选的人。等维翰两次执掌国政，不承认旧制，奏请重设学士院，凡当官的，都是他亲人旧友。当时议论者认为维翰辅佐大业，素质高，众望所归，虽然将官职授予亲友，也没什么过错。

新五代史

宋·欧阳修





唐明宗本纪

——《新五代史》卷六

【原文】

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，世本夷狄，无姓氏。父霓，为雁门部将，生子邈佖烈，以骑射事太祖，为人质厚寡言，执事恭谨，太祖养以为子，赐名嗣源。

梁攻襄，郢，朱宣、朱瑾来乞师，太祖遣李存信将兵三万救之。存信留莘县不进，使嗣源别以兵三千先击梁兵，梁兵解去。存信留莘县久之，为罗弘信所袭，存信败走，嗣源独殿而还，太祖以嗣源所将骑五百号“横冲都”。

光化三年，李嗣昭攻梁邢、洛，出青山，遇葛从周兵，嗣昭大败走，梁兵追之。嗣源从问道后至，谓嗣昭曰：“为公一战”。乃解鞍砺镞，凭高为阵，左右指画，梁追兵望之莫测。嗣源急呼曰：“吾取葛公，士卒可无动！”乃驰骑犯之，出入奋击，嗣昭继进，梁兵解去。嗣源身中四矢，太祖解衣赐药以劳之，由是李横冲名重四方。

梁、晋相拒于柏乡，梁龙骧军以赤、白马为两阵，旗帜铠仗皆如马色，晋兵望之皆惧。庄宗举钟以饮嗣源曰：“卿望梁家赤、白马惧乎？虽吾亦怯也。”嗣源笑曰：“有其表尔，翌日归吾旆也。”庄宗大喜曰：“卿当以气吞之。”因引钟饮酹，奋槌驰骑，犯其白马，挟二裨将而还。梁兵败，以功拜代州刺史。

庄宗攻刘守光，嗣源及李嗣昭将兵三万别出飞狐，定山后，取武、